

奈何，奈何

我没有求死，也没有任何人再来找我麻烦——我被所有的人遗忘了。

距离我最近的牢房也隔着几里，只有最穷凶极恶的死刑犯才会被关押那里，很偶尔的，会传来隐约的哭喊声，只是太过遥远，根本听不真切，而给我送饭的人，会打开一个机关将饭菜放上去，我吃完后再将餐盘放在上面，我从未见过真人。

我终于开始明白，宸冬是故意的。

他想要我死，但一刀毙命对我来说太简单了，他要我在这日复一日的孤寂中发疯，然后死于自我折磨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鱼宁那瓶毒药，未尝不是一种解脱。

但我不能。

我找不到出去的办法，太久的死寂已经让我出现幻觉，记忆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混乱，我必须减缓这个彻底疯掉的过程。我一边唱歌，一边用石子在墙壁上刻画我的故事，石壁坚硬，用尽全力也只能留下浅浅的划痕，但幸而我有的是时间，

我也忘了哪一日了，总之突然有一天，饭菜没有及时送来。

我等了又等，几乎疑心宸冬改变了计划要将我饿死的时候，暗门被打开了，那只能通过一只猫的洞口，竟然伸进来一只……手？

先是手，再是头，然后是身体，是只老鼠？不，是一个长得像老鼠一样的男人钻进来，他全身弯折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弧度，然后吱吱嘎嘎的舒展着，那声音听了让人害怕。

「呀呀呀，挤死我也。」他穿着囚服，戴着顶瓜皮小帽，闪着贼光的眼睛上下打量了我一下，唱歌似的道：「咱还以为北狗的监牢里关着什么样的人呢，原来是个女儿家，来，给咱家说说，你叫什么名姓，又得罪了哪家大爷？」

经许久没人和我说过话了，我几乎疑心眼前这老鼠似的男人是我在做梦，但还是开口道：「你呢？你犯了什么罪？」

「哟，这女娃有趣，咱问你，你却反问咱，得啦，告诉你，爷爷乃贼王，北狗捉拿难，不知路百行，忙了也百忙。」

我想了想，道：「你是鼠千岁？」

他瞪大了绿豆一样的小眼睛，笑道：「女娃还有几分见识，怎么？在宫中也能听到咱的诨名？」

大秦的世道乱，贼寇众多，自称贼王的更不知凡几，可真正值得我记住的并不多，鼠千岁就是其中一个，一般的贼，取物不伤人，可是被鼠千岁盯上了，则有灭门之患，他当时一战成名的案子，就是提前十天，给某富商下了名帖，说某年某日，我鼠千岁要来取你的家财和项上人头，富商当即报了官，那富商

是北人，官府自当派了重兵驻扎在富商府里，然而到了那日，连同官兵一同，血流成河。

后来鼠千岁成了大秦被通缉的要犯，销声匿迹了几年，却不知道为什么竟出现在了这里。

「每年通缉的要犯，我都会研究他们的作案的手法，鼠千岁的结论是，必然会传说中的缩骨功才能来去自如，如今你人在这里，又自称贼王，自然能猜出来。」

「聪明，咱就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！」他坐在我对面，诡秘一笑：「你不如再猜猜，咱为什么来这儿串门。」

大秦的监狱，三步一锁，五步一岗，而死刑牢房到我这儿，重病看管之外，还有整五道机关——纵使是贼王，没有财力物力打点，也不可能走到这里来。

而有能力将人送进来见我的，不会是普通人——甚至不会是人。

「你一口一个北狗，你不是大秦朝廷的人。那如今横行于世的势力，仔细数来也就是那么几个，西边小朝廷，估计也没有那个胆子来救我，而如果你是和他们雇佣的，起码会尊称我一声公主。」

鼠千岁皱起眉，看来是真的不知道，道：「公主？你不会是老朝廷的公主吧？叫什么来着……」

「那么要么就是林北匪王雇你来的，要么就是元初教的人……」

能进入大秦最守卫森严的监狱，可不仅仅是奇人异事这么简单，而如今有能力威胁大秦统治的势力就三个，小朝廷，林北山匪，和元初教。

鼠千岁凝视着我，笑嘻嘻道：「那女娃不妨猜猜，咱是谁的人？」

「你是个亡命徒，自然像林北的人……」

「不错，咱正是林北匪王麾下的……」

我轻轻一笑：「但你不是，你是元初教的信徒。元初教分七十二门，归天尊、帝尊、人尊统领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正是元初教的人尊，可是？」

鼠千岁脸上面具一样的笑容骤然消失了，他凝视着我，小小的眼睛带着杀机：「咱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第一次遇到这么厉害的角色。」

「不用那么看我，我有我的办法。」

鼠千岁垂下头，眼睛在阴影里看不清，而就在这时，监牢震动了一下，很轻微，但能感觉到。

是炮响。

我迅速看向鼠千岁，他脱下帽子，向我行了一礼，抬头又是阴恻恻的冷笑：「此时，林北匪王正在攻打柵城，我奉天尊之命带你出去，此路凶险，公主可愿随我前去？」

我移开目光，咳了两声道：「我不敢。」

鼠千岁眯起了眼睛，问：「公主是怕了？」

「是」

我道：「我没有看到元初教的诚意」

鼠千岁几乎要笑出声来：「咱说你这个女娃——」

「你当然会觉得好笑，在你眼里我如今身陷囹圄，哪有资格和你讲条件，可是事实上我仍然有我的价值，所以你才会来这里救我」我看向他，沙哑道：「有价值的人，应该得到尊重。」

鼠千岁烦躁的搔搔耳后，道：「你到底要什么诚意？」

「第一，我要知道，你准备怎么救我，第二，出去后，你们天尊准备让我为你们做什么。」

鼠千岁冷冷的一笑：「你不会想知道的，总归是些损阴德的法子，比如下毒。」

「这里有八百个守卫，你准备毒倒几个？」

「一个都不用，咱只会那群死囚今晚吃的饭里下毒，很快他们就会变得很饿……」

「饿？」

他阴笑着：「对，你见过了饿极了的人吗？为了口吃的，是连刀都不怕的，到时候咱把他的牢房打开，七十五个饿疯了野兽，就会让这里天下大乱，里面的守卫会被攻击，外面的守卫也会乱，只要咱们成功到了外面，自然会有人接应咱。」

我叹为观止。

他又道：「至于天尊想让你做什么，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咱真的不知道……」

「我相信。」

我打断他，又咳了几声，道：「毕竟，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，有怎么会知道你的天尊让我来做什么呢？」

「你不说了吗？你是公主。」

我摇摇头，道：「你走吧，我不会跟你走。」

「为什么？你别告诉咱你心疼这群人，姑奶奶，别犯傻了，他们都是北狗，北狗的命那是命吗！」

当然是命。

这个穷凶极恶的亡命徒不会知道，我杀过的北人是他的百倍，这些监牢守卫的选拔，是我设计的，他们都是「下民」，能得到公职，感激涕零。就连这个五层监禁塔本身，也是我参与建

造的，我当时所怀揣的念头，是为了震慑那些最凶残狡黠的罪犯，让天下百姓可以安居乐业。

是的，天下百姓，南人和北人，都是我的子民，我要得从来不是南人将北人踩在脚下，而是南北统一，兵戈止息。

我是凭着这点志气走到今天的人，若是丢了，我便一无所有。

鼠千岁给我留下了一条毯子和一些食物就走了，走之前恶狠狠道：「如今林北的人攻打柵城，鬼知道待会会发生什么，你若不走，便是寻死。」

我仍然没有说话。

他能想出这样邪性的法子，元初教就绝不会是什么顺应天理的平和宗教，或许它的核心教义比我知道的还要凶戾百倍，落到那个天尊手里和死在这里，哪一个更好，尚未可知。

可鼠千岁不幸言中。

我裹着鼠千岁给我的毯子，闭目养神了很久，突然，一声巨大的炮响将我惊醒，然后天旋地转。

是林北的大炮！他们竟朝这里打来了！难道柵城已经失守？

轰隆——

又一声炮响，大片的石子和灰尘落了下来，犯人们已经哭喊起来，拼命拍着栏杆，远处的守卫们正在逃窜，没有人管他们。

我也趴在栏杆上，我这里地处偏僻，更加不会有人来。

可就在这时候，一个年轻的守卫突然冲过来，一层一层打开牢房的们，带着哭腔喊着：「快走！他们打进来了！他们会放火！」

犯人鱼贯而出，疯狂逃窜着，那个守卫很快就跑到我面前，一把扯开我的锁链，只来得及吼了一句：「走！」

他是个北人，应该还是个孩子，明明自己已经吓得魂不守舍了，还在动荡中努力去救人，我打赌他并不知道我是谁，他救的这群死刑犯是谁，他只是觉得自己应该救人。
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对他说：「你走！我去开牢门！」

他心急火燎的吼着：「你不知道机关！」

「我知道！快走！」

你还年轻，你还有着很好的未来，而我已近了暮朽。

我拿过钥匙，向楼上冲上去，一层一层的打开牢门，不停地有犯人冲撞我，我上到最顶层。

那里没有人，却有一扇窗，一轮明月正无遮无拦的停在窗口，我不知道多久没有看过月亮了，我痴痴地看着，几乎忘记了炮火。

突然，一支箭擦着我的身体死死的钉入窗棂。

我抬起头，竟然是宸冬，他穿着铠甲，满身硝烟的味道，双目赤红，近乎歇斯底里的朝我吼：「又是你！」

我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一步。

与此同时，炮火的声音短暂的停息了，透过喧嚣声，我突然听到了我的名字。

我从窗户看下去。

一个男子骑着战马正在朝我高声呼喊，我凝神看去，才发现他是奈何，铠甲取代了袈裟，竟有几分少年英武。

你没死，真是太好了，我在心里喃喃地说。

宸冬拉满了手中的弓，箭尖对准了我。

我怔怔的看着他。

风猎猎掀起我身上的薄毯，以及我碎裂的衣裳，我肩头漏出来，那上面有一个牙印，很奇怪，我所有的伤疤都会很快的愈合，只有它，经年累月，历久弥新。

他的手在抖。

「姑姑——」

不知道是不是死前的幻境，我竟然听见了夏挽在叫我，于是我由衷的笑了起来，就像一切都没发生时那样。

然后，我看向宸冬，一字一顿的说：「你不配。」

这样结局，我们不配。

南胥公主羲河，合该为南胥殉葬。

北乾君主宸冬，终究不可被宽恕。

就让我们惨烈的彼此憎恨，然后年年岁岁，生生世世，永不相见。

嗖的一声，宸冬的箭如流星——。

而与此同时，我毫不犹豫的从窗口跃下去。

很多年后我回忆那个夜晚，已经记不真切那些或悲壮或凄凉的故事，就连那场奔向死亡的坠落，我也只记得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背后托住了风，让我下落的速度减缓了许多，得以掉入了一个人怀里。

奈何。

真正的，在我脑海中珍藏并反复回放的画面，是他的那双眼睛，那么温柔漂亮的眼睛，眼尾通红，充满了愤怒和悲伤，他那样看着我，就像看了一辈子那么久。

我在那样的眼神之中死去，然后重生。

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身处一个营帐里，淡蓝色的天光顺着缝隙透进来，我便看见了奈何，他趴在我床头睡着了。

他醒着的时候，是张漂亮的大人脸，有的是扰得小姑娘芳心大乱的本钱，可是睡了，眉梢眼角都带着孩子气，皱着眉，时不时发出小声的呜咽声，像是做了噩梦。

我想到了他把那个噩梦的诅咒渡到了自己身上，一时之间，也不知道该不该叫醒他，只能伸出手轻轻抚摸他的发顶，大概没时间剃度，我手下发顶是毛茸茸的。

突然，他猛地坐起来，大口的喘息着，额头上都是细密的汗水。

「做噩梦了？」我沙哑的开口：「你梦到什么了？」

他看了我许久，才低声道：「我梦见一条河，河边有许多的菩萨，在大雾里时隐时现，而你在河里走，前后都看不到岸，我叫你的名字，可你不理我……」

我凝视着他，道：「是那个诅咒吗？」

「已经没事了。」他低首敛目，再抬起头，又是温柔安静的样子，起身为我倒了水，又拿了枕头放在我腰后，一边忙一边问道：「你可有哪里不舒服？」。

我摇摇头，捧着水杯问：「我们这是在哪里？」

「林北匪王的营帐里。我出了宫之后找机会救你出来，正好遇到了他们的军队，就随他们一起来了。」

我笑了一下，道：「我都没想到，还会有人来救我。」

这时候，营帐一掀开，是个穿着霁青色广袖长袍的男子——我已经许多年见过这么标准的南胥衣冠了，十年未见，他仍面若冠玉，身姿挺拔。

「罪臣贺兰知言，拜见公主。」

他跪下来以额触地，久久不起身，而又春跟在后面，也跪了下来。

我看着他们，看了许久，才开口：「起来吧。」

他并没有起来，而是重重磕了个头，道：「公主，臣当日听闻格鲁要对南胥人施法，臣一时情急昏聩，才下令让又春去杀格鲁，若知后事，臣早应引颈自戕……」

我打断了他，轻道：「你如今认林北匪王为主？」

他一愣，脱口而出道：「不……」

这时候，营帐一掀，一个九尺大汉走了进来，瞧见我便咧嘴露出一个笑来，又看到贺兰知言跪着，便跪下行了个不伦不类的礼，抬起头道：「公主，这多少年没见了，您还是当初那模样，怪不得把那北狗迷得不知自己姓什么……」

跪在地上的贺兰知言立刻止住了伤感，猛咳起来。

我笑了一下，认出他来：「当日匆匆一见，没想到会阔别这么多年，如今，是我该称您为大王才对。」

郑龙是当日突袭北乾军营的那个山匪，和贺兰知言关在一个牢房里又同时逃走，没想到，如今竟成了雄踞一方的林北匪王。

「别别别。」他慌乱的挥手，有些不好意思道：「我算啥大王，贺兰给我拟了号，叫啸林将军，嘿嘿，这个听着倒有文化。」

贺兰知言在一旁快把肺咳出来了

我笑道：「贺兰大人和啸林将军，都快些起来吧，我早没有了自称公主的脸面了，再跪下去，我便向二位还礼了。」

「您这身子骨？可使不得使不得。」闻言郑龙大大咧咧的站起来，也随手把贺兰知言扯了起来，道：「起来吧贺兰，人公主都说了，不兴这套。」

贺兰之言有些狼狈的起身，恶狠狠瞪了郑龙一眼，郑龙浑然未觉，仍在对我笑道：「这可太凶险了，本来我寻思北狗内乱，正是我们打仗的好时候，所以才派了大炮后方偷袭，谁承想你还在那关着呢，就差一点，要不说贵人有天护着啊！」

我道：「如今战况如何了？」

「甬提了，宸冬那狗贼，反应也忒快了，枹城是拿不下来，现在往林北退呢，没事，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。哈哈哈哈」

他倒是很乐观，可是屋内没有一个人随着笑出来。

贺兰知言忍无可忍的闭了闭眼，又对我道：「如今我们退回到枹城附近的山地之中等待时机，这里易守难攻，暂时是安全

的。」

「那……你们准备把我们怎么办？」

「啊，您当然得跟着我们啦！公主，只要有我郑龙一口饭吃，绝对不能亏待了公主！」

他还没来得及说完，贺兰突然厉喝：「闭嘴！」

一时间连我都吓了一跳，郑龙嘴还张着，只能缓慢而尴尬的闭上了。

贺兰知言深吸了一口气，郑重其事的向我施了一礼，道：「臣和啸林将军必誓死保护公主。」

我没有回话，而郑龙为了缓解尴尬，又开口道：「噫，你说的不和我一样吗？」看着贺兰的脸色，又讪讪的闭上嘴。

我终于抬头，笑了笑，道：「那就麻烦贺兰大人了。」

贺兰知言一直紧张的脸色，终于和缓下来，他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公主歇息吧，臣等退下了。」

一直没开口的又春抬起头，道：「公子，我……」

贺兰知言连忙道：「不然，就让又春继续伺候您吧。」

我的目光落在又春脸上，仍然是熟悉单纯的神色，直愣愣的看着我。

「不了」我轻声道，回头看了一眼奈何，道：「他照顾我就行了。」

又春茫然的看着我，道：「可是公主，他是男人，还是个和尚。」

我朝她一笑，道：「那又怎么样呢？」

郑龙张大了嘴，半晌才开口道：「公，公主，传言说您，是为了个男人而杀了北王，不不不会就是他吧……」

「怎么可能。」我朝他一笑。

「我说呢，哈哈哈哈！」

我在他们的目光中，轻轻拉过奈何的手，道：「但他的确是我的男人。」

我话言刚落，贺兰知言便一跃而起，一把拽住郑龙往外走去：「臣告退！臣告退！」

此后，我与奈何便在这林北营地住了下来。

「你瞧见那女人没，刚来的时候跟个鬼一样，现在可真是……」

「不好看能让那北狗父子俩反目成仇？」

「别瞎看，没听说吗，那女人是个疯子！」

我站在溪水里洗着衣服，士兵的声音透过树丛隐隐约约的传来，我还没来得及听完，奈何便走过来，按住我的手：「你怎么又来做这些。」

「洗衣做饭，整理家务总得会做，不能一辈子离了人伺候就活不了。」

我们如今已到了林北，每天都可以看到雾霭笼罩的群山，几百年的古木之中，常有些野兽用湿漉漉的眼眸瞧着你，这几个月不断后撤的时候，他们忙于和宸冬的军队交火，我便在后方安心的养着病。

奈何没有再说话，伸手把我的衣服拿过来拧干，我没有和他多纠缠，擦干净手，看着远方的群岚。

「奈何，你也觉得我是个疯子吗？」

他抬起头有些惊讶的看了我一眼

「烧宫殿，杀北王，入狱，跳楼……我有的时候在想，是不是我早就被这世道逼疯了，才能活到现在。」

我没有等他的回答，便自嘲的一笑，站起来道：「可是，我也只能疯下去了。」

回去的路上，正撞见了又春，她绞着手指，有些不安的朝我笑了一下：「公主……」

我便也朝她笑，道：「晚上就是你和贺兰大人的婚礼了，还没来得及恭喜你。」

她如负释重的笑起来，仍然是我熟悉的，眉眼不见的天真，道：「公主一定要来！」

「那是当然的。」

前几日，贺兰又向我提起，道：「公主未嫁之身，让男子伺候始终不成体统，还是让又春继续伺候你吧。」

我说：「又春和我有十年的主仆情分，你不为她打算，我却是要的，她如今二十五岁，还未嫁人。」

贺兰面露犹豫。

「贺兰大人如今也尚未有妻室，不如就收了又春吧，论情，她对你忠心多年，论理，她也算你我心腹，嫁给谁都放心不下，可是？」

贺兰知言同意了。

这群山匪这几月已经被憋坏了，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庆贺的机会，自然要大办特办，猎了一头野猪在火上炙烤，采了野山菇包饺子，还有大坛的米酒，又春梳了妇人的发髻，头上别了朵红花，那个倔强呆愣的少女，终究变成了柔情似水的妇人。

贺兰知言还是那个样子，两人朝我行礼，并敬了一杯酒，我朝他们笑着，道：「又春，我祝你一生平安喜乐，与良人白头偕老。」

她笑了一下，然后低头用袖子擦去眼泪，才道：「公主不怪我了，我一定喜乐。」

我安静颌首，喝了他们所敬的酒。

所有人都在饮酒吃肉，只有奈何安静坐在我身旁，我看着他，目光因为酒醉而迷离起来，轻声道：「佛门清规戒律有什么意思，你还不如还了俗吧。就可饮酒，也可吃肉了。」

他安静的朝我笑了笑，仍然那么好看。我抬手捏了捏他的耳朵，然后在他耳边说：「怎么样嘛，你还俗，我就嫁给你。」

他有些惊讶的看着我，竟然脸红了。

我便朝他笑笑，这时候贺兰知言走过来，他喝了很多，眼睛里竟薄有泪光，对我行礼道：「公主，臣对你不住，这一杯薄酒敬你……」

我笑吟吟的回头望他，然后接过他手中的酒，一滴不剩的倒在地上。

「让我饮你的酒，你配吗？」

贺兰知言愣在那里。

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想找到你，问你一句，你怎么狠得下心？」我的声音很低：「他不是南胥皇室的后裔，但他是知秋的儿子，他的骨子里和你流着一样贺兰家的血，你怎么能让他送死，他才六岁啊。」

贺兰知言的眼睛迅速充血，他张着嘴，半天才说：「……我没有，我只是没有反应过来，当年他要我们，我们去救你，但是我不能，因为我们救不了你，他死了，南胥就真的亡了，可他

告诉我，这世间唯一的南胥后裔只有你，他是……贺兰家满门忠烈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他竟然就偷偷的走了。」

「满门忠烈？哈哈哈，那我问你，那一日他死了，我被沉了冰河，南胥王室全完了，你怎么不去死！嗯？我在问你话！贺兰大人！你为什么不去死！」

贺兰知言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头俯地上颤抖着不敢说话。

饮酒划拳声停了，一片静寂中，郑龙过来打圆场：「公主，喝多了吧，快回去休息吧。」

「我教训我的大臣跟你有什么关系！」我回头厉喝。

郑龙目瞪口呆的看着我，不，我不能生气，他们觉得我是个疯子，那我便要像疯子那样笑。

「你知道我是北乾王后，你知道我杀了北王，甚至又春就在你们身边，你跟我说，你不知道我关在那个监狱里，所以用了大炮偷袭，啸林将军……当真有趣。」

郑龙一贯憨傻的表情凝滞了，他尴尬道：「公主，你这又是何必。总之现在我们都敬着你……」

「是啊，何必撕破脸皮呢，反正我已经是个死人了，当个糊涂鬼不好吗？」

我回头，看向了又春，今天的新娘，她救过我，我曾为了她奔赴一个万劫不复的结局。

「你最了解我，十年来，任何来源不明的东西我碰都不会碰，可是你新婚的酒，我怎能不喝？」

「公主……」她慌得浑身发抖。

「可是啊，这一招，当初那些姐妹也用过了，我怕你难过，不愿让你知道。」我抬起她的下巴，一字一顿的说：「贱人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。」

她的眼泪落下来之时，我身后凛然有风，是一直跪在地上，惶恐无措的贺兰知言，他掏出一把短剑猛然刺向我的背心。

太快了，我来不及躲闪。

电光火石之间，一直沉默的奈何一跃而起，迅速夺走了他手中的匕首，抵在他的脖颈处。

所有人都被这一瞬间的变故惊呆了。

奈何手持着利刃，眼睛却仍然那么纯净温和，他看着我，轻声说：「羲河，你刚才说的话，还作不作数？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我还俗，你便嫁给我。」

我歪着头瞧了他片刻，便笑了，道：「作数」

奈何的手上用了些力，对手足无措的郑龙一行人道：「这几日叨扰诸位，我和羲河就此别过。」

随之，他就拖着贺兰知言慢慢退后，贺兰知言的脖颈已经渗出一丝血痕，却歇斯底里的对郑龙呼喊：「别管我！此时再不杀她……以后必会铸成大错！」

郑龙的手放在佩刀上，又放下来，手足无措道：「那我也不能不要你的命啊！」

我和奈何，一步一步的往山下走去，以郑龙为首的士兵，手持火把亦步亦趋的跟随着。

郑龙应满头是汗，突道：「实在不行，你就认了吧……」

贺兰知言还未说话，奈何退后厉声道：「退后！」

他们就又站住了，但始终在离我们不远不近的跟随着。

「我们得甩掉他们……」我道。

「不必担心，到了山下便好了。」奈何侧头安抚着我，而贺兰知言一直在挣扎，他不是怕死，而是太想杀我。

我倒真觉得有几分奇怪了。

「贺兰大人宁可引颈自裁，也要杀我，到底是为什么？」

贺兰知言低声道：「臣为南胥子民，公主就算拿走臣的性命，臣也不敢仇恨公主。」

他颤抖的抬起头，看了奈何一眼，又看着我到：「但……公主乃不祥之人，公主不死，天下必有灾殃！」

不祥之人？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，奈何就用另外一只手卡住他的下巴，清脆的之后，贺兰的下巴脱臼，再也张不开口。

我有些讶然的看着奈何，他一直是平静的，温柔的，这是我第一次在他身上看到凶戾之气，强烈到让人不敢直视。

奈何面无表情道：「贺兰大人神智昏聩，既然开口就是妄言，就不要说话了。」

此时我们已经退到一片林地之中，越过这里，便是下山的路，若是那时候还没甩掉郑龙一行人，恐怕便凶多吉少了。

我自嘲的笑了一下：「他说的也没错，这辈子跟我沾上边的人，都没什么好下场。」

「他们罹难是因为命运不济，而羲河是天命之人，自然神鬼庇护。」

我从未见过奈何那么冰冷的表情，他一边回话，一边扼住了贺兰的脖颈，贺兰面目充血，几乎呼不上来气。

「别！」

我怕他一不留神杀掉了贺兰知言，连忙出声阻止。

奈何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在贺兰知言耳边道：「贺兰大人，明白了吗？」

贺兰知言艰难的点点头，奈何放开他，他顺势倒在地上，大口喘息着。

郑龙看到贺兰知言摆脱奈何的钳制，迅速包围了我们，尚顾及着什么，没有迅速冲过来。

一轮圆月挂在天际，奈何轻轻整理了一下袖口，看着他们道：「我不想枉造杀孽，你们当真觉得我怕了你们吗？」

郑龙烦躁的挠挠头，大声道：「贺兰！你他娘的说的什么屁话！快给公主赔罪！」

贺兰仍在痛苦的大口喘气，却一直在摇头，我听了半天，才听出，他用脱了白的下巴在说：「……快走……」

我这时才发现，整个林地静的可怕，竟然一点蝉鸣鸟叫都没有。

奈何双手合十，轻声念诵着什么。

就在这时，一声鹿鸣响起，这声音竟如洪钟一般，震得我头皮发麻。随后，一只巨大的白鹿从林地中走出来。

林南多鹿，奉鹿为神，可林北居然也有这么大的鹿。

它皎然如月，散发着柔和的光芒，几乎与古木同高，一步一步走过来，停在奈何旁侧。

所有人都被这神物的出现吓呆了，突然，一声让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响起，郑龙背后的一个士兵，抱着头在地上滚了起来，再抬起头的时候，已经七窍流血，痛苦的对郑龙道：「将军……有鬼……」。

眶一声。

郑龙的手中的佩剑落在地上，他神色惊恐，仰头看着什么，然后扑通跪了下来，他身后士兵也统统跟着跪下。

能进林北的，都是些亡命之徒，此时却涕泪交横，近乎凄厉的哀求着：

「我只是为了活命！我不想杀人，我不想杀人！」

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不要让我下地狱。」

「我要死！你杀了我，快杀了我！」

我茫然的看着他们状似疯癫的模样，然后顺着他们的目光，慢慢仰起头。

是菩萨。

奈何手结降魔印，盘膝而坐，身旁是那只白鹿，然后他身后山峦之中，正盘膝坐着一尊巨大的菩萨，与月同高，面容慈悲，光芒满目。

菩萨的眼睛是琥珀色的，静静的注视着我，我只觉得眼泪不受控制的流下来，几乎也要下跪。

可这时，奈何起身拉住了我。

「是幻术。」他替我擦干净眼泪，轻声道：「我们该走了。」

他拉着我的手，我才从幻觉中醒转过来，那「菩萨」是浓烟，不知从何处滚滚而来，隐天蔽日，而那鹿却是真的鹿，只是比平常的鹿大一些而已，正伸出舌头去舔奈何的脸。

奈何将我扶上鹿背，而郑龙一行人还在涕泪交横的跪拜。

经过贺兰知言的时候，奈何停了下来，对他说：「龙有逆鳞，触之必死，凤有虚颈，犯者必亡。」

贺兰知言似乎没有受到幻术的蛊惑，他颤抖的趴在地上，说不出话。

奈何牵了白鹿，与我走下山去，我是在北乾暴徒之中仍能面不改色的人，却不知道为什么，面对这个少年，一时之间有些不敢开口。

「你在生气？因为他说我是不祥之人？」我终于打破沉默，笑道：「这有什么可气的！天下口舌者众，因为这点事儿生气，我早就气死了。」

「那便都杀了。」

.....

他走在我身边，少年身姿如松，静美如玉，我却有些怔忡。

他似乎自知失言，低头掩饰的一笑，然后对我说：「我只是觉得，羲河是这世间最好的人，当得起天下所有的福泽。」

夜风吹过树丛，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，我不禁打了个冷战。

我们下了山，有辆马车等在那里，还没等走到，一个矮小的身影就跳过来，道：「可算来了！可算来了！」

竟是鼠千岁！

他全然不见那日的阴邪莫测，一边小碎步跟着我们，一边絮絮叨叨的说：「咱这烟放得可及时？刚才看那山上火光，半条命差点给咱吓没了！」

奈何轻声道：「这是我之前结识的两位长辈，这是鼠大哥，这位是秦伯伯。」

那边的马车上，也缓步走来一位中年人，他长脸，面白无须，穿着一件极考究的大褂，像个商贾出身，行了个礼道：「在下秦柳元，见过公主。」。

「是」奈何伸手把我从鹿背上抱下来，我躲了一下，他便轻声说：「地上脏。」

鼠千岁把鹿牵走了，秦柳元一边走一边道：「已经部署的差不多了，林南局势还算乐观，林北这边倒是乱得可以，为了安全着想，还是要带着公主往南走……」

「热茶了吗？」

奈何一边把我抱到车上，一边轻声问，那车里居然装着放着毯子和软枕，奈何抖开毯子，披在我身上。

「那是自然。」秦柳元连忙说：「还准备些干粮，只是这荒山野岭，未免粗糙，到了京溪就好了。」

京溪中原小城，也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我心中一动，正在思考的时候，奈何从秦柳元手中接过热茶，试了试温度才递给我，然后回头道：「羲河的身体还没养好，京溪就不去了，在附近找个地方先住下吧。」

秦柳元一时语塞，我也有些呆了，道：「我们不赶紧走吗？万一郑龙发难……」

奈何静静一笑，替我掖了掖毯子，轻声道：「他不敢。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